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至洪範

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

傳不放至祿父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尙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傳歸鎬至作之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旣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旣釋其囚卽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旣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
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
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
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
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
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傳洪大至大法

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至攸敘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周之事惟文王受命

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卽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卽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傳騰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騰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
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
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
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
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
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
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
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宣
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騰下民一句爲天

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
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
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至攸敘

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
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
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
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
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
之由也

傳墮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陘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旣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

傳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斃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旣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卽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

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旣第之
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
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
位而典之周旣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
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
禹旣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
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
無洛書也但旣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
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斲由洛書耳

初一至六極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日五材氣性流行

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傳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厯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傳皇大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

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

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設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下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旣眾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

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竝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至作甘

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卽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傳皆其生數

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

主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溼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

之本性

傳木可至改更

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旣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傳種曰至以斂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

位正義十一
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
革卽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
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
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
異故也

傳水鹵所生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
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
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
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
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

然也

傳焦氣之味

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

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傳金之氣味

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傳甘味生於百穀

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卽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晷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

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生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

何正義十一
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

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

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

傳必通於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卽此是

也

傳於事至之聖

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
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
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
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晫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
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
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
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眾物之先無所不
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
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

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
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
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又所致若
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
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
作哲則讀爲哲

三八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
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
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

徒之官教眾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記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

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

之先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
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
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
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

傳主空土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周禮
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至厯數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

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
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厯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
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厯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
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
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厯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
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厯數總厯四者
故歲爲始厯爲終也

傳二十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
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
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

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
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
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
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氏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
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
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
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
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
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
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
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

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
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
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卽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
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
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

傳麻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
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
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
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

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厯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厯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厯數不言紀者厯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至作極

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

其中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眾民盡得中也

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

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

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

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

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

大爲中正矣

凡厥至高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卽爲大中矣

傳民戢至敘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

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卽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

傳汝當至爵祿

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

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

何正義十一
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
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
衍字也

傳熒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熒熒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王制文高明與熒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
高也不枉法畏之卽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
據天子無陵虐熒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
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旣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旣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

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

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疏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

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至有極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

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
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
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
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
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
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
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
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

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矣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至下王

正義曰旣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

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至僭忒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旣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旣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

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恆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恆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傳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變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

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
差正之與孔不同

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傳言惟至美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有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恆爲此僭差也言在位

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
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至之言

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
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旣立其
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
霽兆如雨止也曰雩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
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
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
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
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

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
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

傳龜曰至立之

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
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
爲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傳兆相至常法

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豐拆形狀有五種是卜
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
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
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霽爲兆蒙是陰闇也圍卽驛也

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疏之意也雨霽旣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霁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傳內卦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
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
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
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
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
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
名互相明也

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

占用謂兩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慮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

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畀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旣鈞故從眾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眾也善鈞從眾成六年左傳文旣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

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

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
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人謀猶
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
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
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
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是有大疑而
詢眾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
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

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
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
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
彼將斷獄令眾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
眾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爲一又總羣臣
爲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

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
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
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

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

傳動不至遇吉

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

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

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眾以眾情

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

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旣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

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

信正義十一
吉凶未決於事尙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
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
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
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旣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
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正義曰庶眾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
上爲善政則眾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
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
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

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至無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眾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眾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雨以至眾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眾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

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

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
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
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
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
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廡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
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
眾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
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廡者舉草

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傳一者至失敘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卽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恆雨則無暘恆寒則無燠恆雨亦凶無暘亦凶恆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至風若

正義曰旣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

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晷則燠以時而順之
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
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至風若

正義曰上旣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
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
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
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卽致上文一
極備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

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溼火就燥是物各
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
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
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
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
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
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
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
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
故蒙爲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
小異耳

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眾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

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

正義曰師眾也尹正也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

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
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
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
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
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
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
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
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至風雨

正義曰旣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
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

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
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
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
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
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
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
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
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
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

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
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
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
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
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
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
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
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
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

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尙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至日弱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

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
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天
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
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佺劣也五福六
極天實得爲之而厯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
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
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
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
重爲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

傳正義十一
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己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橫天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

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爲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延劣

正義曰尅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
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
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
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
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
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
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
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
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
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
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

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至分器

正義曰武王旣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旣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敕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

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旣封乃賜之也。

傳言諸至也亡。

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正義卷第十一

尚書正義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西旅至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適豪國人遣其適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旣克商華夏旣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

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
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
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
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
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
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

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
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
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
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
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
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
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爲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獫或遣使貢之
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獫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
謂之獫旅國以犬爲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旣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

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
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
故知言不爲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鄭玄云所貴寶見
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
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
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
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
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

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磬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其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

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

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

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至道接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

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

傳在心至勤道

正義曰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

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

傳非此至其用

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渚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

傳寶賢至安矣

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園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戒已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爲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尙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

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

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
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
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
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
乾易乾卦文曰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
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
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
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旣非

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至巢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立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

傳芮伯至巢亡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武王至金縢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

具故略言之

傳爲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緄滕毛傳云緄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爲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叁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滕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

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
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
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
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
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卽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
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
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
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
己事除地爲壇壇內築壇爲三壇同壇又爲一壇於南

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座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卽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傳穆敬至之辭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

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已事

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

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

傳因大至三壇

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壇於豐壇壇之處猶存焉

傳立壇至三王

何正義十一
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

傳璧以至祝辭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卽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天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

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

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
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
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
璧也

傳史爲至虐暴

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
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
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
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
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
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

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逐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

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
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
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
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
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不讀曰不愛
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
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傳我周至之意

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
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
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

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
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
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其父
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
傳汝元至以死

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
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
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
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至乃瘳

正義曰祝告已畢卽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

何止義十二
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尙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啟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

傳習因至而吉

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

兆各別必三代之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定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

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

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
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

傳公視至必愈

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
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
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豐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
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
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
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
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傳言武至周道

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所卽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旣告神卽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

傳武王至成王
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尙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卽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

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卽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啟商共叛爲罪重耳

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

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
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
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
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至大熟

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
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
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
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

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
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
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
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
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
所感致若此也

傳二年至之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卽是二年秋
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恆風若以成王蒙闇

尚書卷十二
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

傳風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尙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立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

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啟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

尚正義十一
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旣得公卽當還以成
王末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
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
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
豆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是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
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
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

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卽反風起禾明王郊
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
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
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
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
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卽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

爲三國詩風抑鄘衛是也抑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
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
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
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
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
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
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
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
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
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

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卽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

云管蔡啟商甚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旣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尙致惑何況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

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爽康誥乃與召公康
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
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
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至卽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
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眾國及於
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於我家
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
自言害及己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
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

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者乎
言己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己乎我惟小子承先人
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之甚我
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
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
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
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
以繼天明命令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
已得吉也

傳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

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
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也
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
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
道誥眾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
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
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
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
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

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旣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違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
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之寶藏神龜疑則卜之
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
所以大寶龜能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
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
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
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
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
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

何止第 一 二
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旣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

傳曰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

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

疵病之瑕

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爲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

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
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卽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事至爲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
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旣從卜又并吉所以
爲美美卽經之休也旣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
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
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友邦國之君
及於尹氏卿大夫眾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

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卽顧命云百尹是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

尹氏卽官也總呼大夫爲官是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眾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

尚正義十二
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
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
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
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
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
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小

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
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

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卽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冲至圖功

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

尚書卷十二
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家爲天下
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
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
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己也
傳言征至事者

正義曰卽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
爲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
傳汝眾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卽文王考，卽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己，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己。已予至丕基。

正義曰：既敘眾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

尚正義十二
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

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

王曰爾至休畢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

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旣輔
助我周家有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旣如
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
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
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
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
民使之致太平

傳闕慎至太平

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
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
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

文王本謀謂致太平

傳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

傳天欲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

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王曰若至弗救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旣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况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蓄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

何工義一
二
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
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
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爲家長者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
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
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
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
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

傳又以至穫乎

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
室旣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旣耕田從上者文

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傳其父至棄之

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旣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旣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

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鳴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

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效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

傳於天至叛乎

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尙不可況叛逆乎

傳惟大至不易

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至若茲

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旣然我何敢不終

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
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
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
筮便卽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
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
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
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
文王卜也

傳循文至不從

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

傳啟知至湯後

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卽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

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
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
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
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
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卽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故
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
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
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正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罔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

傳微子至稱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尙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啟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

也

傳言二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
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
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
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
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
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
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
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

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曰篤不忘

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慎乃服命

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唐叔至歸禾

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

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
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
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

傳唐叔至一穗。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
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
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
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言
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
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
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

也

傳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卽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至嘉禾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

傳天下至下亡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

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二